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七

# 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

龔煌城／著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2011

2011-1-047-001-000018-1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七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47

# 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Collection of Papers by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龔煌城 著

**by Hwang-cherng Gong**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2011

##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It furthers the Institute'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pioneering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in Linguistics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All publications have been reviewed rigorously according to academic standards.

Copyright © 2011 by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28,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29, Taiwan, R.O.C.

<http://www.ling.sinica.edu.tw>

All rights reserved.

###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47

By Hwang-cherng Gong

##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Collection of Papers by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 《語言暨語言學》

《語言暨語言學》隸屬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以出版語言學及相關領域之最新研究成果為宗旨。所有出版品均經過嚴格學術審查。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七

## 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

龔煌城 著

出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發行：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15 台北市 南港區 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http://www.ling.sinica.edu.tw>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文盛彩藝事業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 [2011]

定價：新台幣 1,600 元 / US\$120

ISBN-13: 978-986-02-8936-7

GPN: 1010002696

##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 **EDITORIAL BOARD**

---

<i>Editor in Chief</i>	Chih-Chen Jane Tang (Academia Sinica)
<i>Honorary Editor</i>	Jiun-Shiung Wu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mall>President, Linguistic Society of Taiwan</small>	
<i>Executive Editor</i>	Elizabeth Zeitoun (Academia Sinica)

####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 Mark C. Baker (Rutgers University)
- Robert A. Blust (University of Hawai'i, Mānoa)
- Gennaro Chierchia (Harvard University)
- Sandra Chu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 Bernard Comri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 William Croft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 Hiroya Fujisaki (University of Tokyo)
- C.-T. James Huang (Harvard University)
- Larry M. Hy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Christine Lamarre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 Richard K. Larson (Stony Brook University)
- Paul Jen-kuei Li (Academia Sinica)
- Ian Maddie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Alec Marantz (New York University)
- James A. Matisof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Alain Peyraub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Elisabeth Selkirk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Hsiu-Fang Y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yu Kuo (Academia Sinica)  
Vicky Y-K. Chen (Academia Sinica)  
Hsin-Hui Hsu (Academia Sinica)

# 序

龔煌城先生，臺灣雲林人，生於 1934 年，1966 年獲德國慕尼黑大學哥德學院獎學金赴德深造，師事當代歷史比較語言學大師 Wolfgang Bauer 教授，1974 年取得博士學位，1976 年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服務，2005 年 1 月自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退休，轉任兼任研究員及學術諮詢委員。2010 年 9 月 11 日辭世於臺北，享年 77 歲。

龔先生一生致力於漢藏比較語言學與西夏語文的研究，在這兩個領域都有開創性的成果，並留下經典性的論著。龔先生治學嚴謹而富於卓見，其學術成就蜚聲國際，2001 年榮獲美國語言學學會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LSA) 推選為該學會榮譽會士，2002 年榮膺第 24 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2002 年，本所（時為籌備處）出版了龔先生所著的《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與《漢藏語研究論文集》。龔先生雖於 2005 年退休，但他的研究工作卻從未稍輟，這本《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是 2002 年《漢藏語研究論文集》的增訂版，新增的部分有二，一是 2003 年以後龔先生在漢藏比較語言學方面的文章共 7 篇，一是何大安先生為新增各篇所寫的前言。

本所同仁有幸認識龔先生並與他朝夕共事，對我們而言，他除了是大師級的學者，還是溫文儒雅虛懷若谷的謙謙君子，及諄諄善誘提攜後進的師長。他勤於治學，精通多國語言；卻也懂得精緻生活，到處周遊探訪。與夫人不但喜愛旅遊足跡踏遍全球，且享受美食時也從不吝分享。我們在龔先生身上學到的，又何僅止於做學問一件事而已。

本所在龔先生辭世一週年後出版這本論文集，一方面藉由這本著作的問世，把龔先生一生的精闢治學經驗更完整的呈現給學術界，讓更多人瞭解他在漢藏比較語言學研究的卓越成就。一方面也藉由籌畫出版、整理資料的過程，再再表達對他無盡的追思與懷念。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所長  
鄭秋豫序 2011 年仲夏

## Preface

Gong Hwang-cherng (1934-2010) was from southwestern Taiwan (Yunlin County). He was awarded a Goethe Institute Fellowship in 1966 and admitted in the doctoral program at the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Wolfgang Bauer. He received his Ph.D. in 1974 and joined the Academia Sinica upon his return to Taiwan in 1976 a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He remained there for the rest of his professional life, serving successively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1976-1997) and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97-2005).

Prof. Gong's dissertation focused on the phonology of Old Chinese. After his return to Taiwan, he continued to work on this topic and published comparative studies on Chinese, Old Tibetan, Written Burmese and later Tangut. He was soon recognized as a leading figure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angutology. Through the years, he was invited as a visiting scholar to a number of prestigiou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and hono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Most notably, he was awarded an honorary membership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LSA) in 2001 and elected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in 2002.

His works were published in two anthologies by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in 2002. The first volume deals with *Collected Papers on Tangut Philology* and the second with *Collected Papers o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Though he retired formally from Academia Sinica on January 2005, he continued to pursue his research actively and wrote a total of nine papers until his passing on September 11, 2010. The present re-edition of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Collection of Papers by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includes both his earlier works and an addition of seven of his latest papers on comparative Sino-Tibetan. As a compliment to Professor Gong's lifelong achievements, the current volume also includes an introduction by Academician Professor Dah-an Ho. Thus the current volume is a presentation of his scholarship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manner.

On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Gong's pass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volume is our tribute to the linguistics community at large and our homage and commemoration to a beloved colleague.

Chiu-yu Tseng, Directo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前 言

龔煌城先生的學術研究，有一個中心課題。這個中心課題，就是重建原始漢藏語。

重建原始語言，是歷史語言學的任務之一。龔先生的歷史語言學，有兩項特點與眾不同。第一，論證嚴密；第二，重視西夏。現在分述如下。

龔煌城先生的學術研究，有一個中心課題。這個  
言的論證基礎，建立在同源詞的  
或是同源詞在規則對應上出現了

重建原始語言，是歷史語言學的任務之一。龔先  
念，曾經在印歐語系的歷史復原  
眾不同。第一，論證嚴密；第二，重視西夏。現  
擴大到兩個以上有可能同源的不

第一，論證嚴密。歷史語言學中重建原始語言的有可能達不到，或者不能完全達到。於是有些學者便放鬆尺度，以相似性取代規則性，並從而提出一些超語系原始語言的假說。這種作法，原有其不得已之處，其結論也未必一定不可取。但是尺度一經放鬆，難免不會對同語系中同源詞的對待也逐漸失去警戒，開始犯規。龔先生不肯犯規。他看重對應的規則性，也看重方法學上的基本原則。他確認的同源詞最少，構擬的系統最簡易，但是比起其他學者的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卻顯得更為堅實、更有根據。非常之論也許很動人，不過卻很難通過龔先生的檢查，更不可能得到龔先生的同意。

第二，重視西夏。西夏文獻的研究，最初是以文字的破譯解讀為主，很少被提到漢藏系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層次上來。龔先生是這樣做而獲得成功的第一人。龔先生解開了西夏語音韻轉換之謎，還原了西夏語構詞的動態過程，使「西夏文」的研究成為「西夏語」的研究。說西夏研究當以龔先生為分水嶺，絕不為過。對龔先生自己尤為有意義的，則是他發現了西夏語在原始漢藏語研究中的重要價值。例如侯幽兩部的三等介音是否源於原始漢藏語，已往因漢語、藏緬語的反映恰為兩歧而久懸不決，現在由於西夏語證據的出現，可以一舉而定。這就使西夏之與漢、藏、緬並稱為漢藏系四大古典語言，不是只因為西夏有文字，更是因為西夏保存了古音。

這兩項特點，讀者們在這次新版所增的幾篇文章裡，特別是〈漢藏比較語言學中的幾個問題〉和〈西夏語在漢藏語言比較研究中的地位〉這兩篇，可以看到更為具體的說明，這裡不再贅述。新版所增的，共有八種、九篇，是龔先生初版

之後續作的論文，以及與梅祖麟先生對談的紀錄。其中一種有中英文版，所以計為兩篇。新增之中與漢藏語研究有關的七種七篇，收入《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序號為 10 至 16；與西夏語有關的一種兩篇，收入《龔煌城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序號為 1 至 2。龔先生曾為初版的兩冊論文集各寫了一篇〈自序〉，對各冊所收論文的寫作經過和內容有所說明。現在龔先生已經去世，我謹遵編輯委員會的囑託，將兩冊新增各篇的大要集中陳述於後，以符〈自序〉的部分原意，作為介紹。至於〈自序〉中的另一部分原意，也就是寫作經過，我就不敢妄加推測了。

《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中新增的第十篇〈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目的在介紹李方桂先生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音韻系統，並從漢語內部以及漢藏語比較等兩個角度加以檢討。除了舉出證據支持李先生的觀點之外，同時還指出李先生的上古音系統在漢藏語比較研究上的貢獻。

第十一篇〈上古漢語前置輔音對韻母演變的影響〉以 (1) \*gwj- 演變成中古群母合口，(2) \*gwrj- 演變成中古喻三聲母，(3) 前置舌根鼻音 \*N- 保存聲母合口並促成韻尾異化，來說明上古前置輔音如何影響了韻母的發展。主要目的在指出：如果我們認為建立漢語歷史音韻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同時在為漢藏比較研究作準備，那麼我們所建構的漢語上古音不但要能解釋漢語內部的現象，還要更進一步能符合整個漢藏語的系統。換言之，我們所構擬的上古漢語，必須能接得上原始漢藏語。

第十二篇〈漢語與苗瑤語同源關係的檢討〉將學者所提苗瑤語與漢語音義都接近的詞彙，即所謂「關係詞」，與漢藏語同源詞進行比較，以探討彼此間的關係。結論指出，漢語與苗瑤語並不是同源的語言，那些音義相近的詞彙，一部分是借詞，一部分則出於偶然的類似。漢語與苗瑤語的比較研究，雖然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仍然不能找到語言之間嚴整的對應關係，是因為漢語與苗瑤語之間的關係詞，只是在不同時代、從不同漢語方言借進去的語詞。這也同時說明了為什麼關係詞之中，常見的基本詞不多。因為基本詞少有借用的必要。

第十三篇〈漢藏語比較語言學的回顧與前瞻〉是龔先生與梅祖麟先生在 2004 年一場公開對談的紀錄。對談從漢藏語比較研究的歷史開始，針對相關的「五大期待」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除了提出大量的語言事實以供佐證之外，討論雙方在研究方法上的殷殷致意，尤其值得深省。



第十四篇〈西夏語在漢藏語言比較研究中的地位〉以明確的證據指出，西夏語保存的漢藏同源詞，有助於解決漢語上古音構擬中所發生的若干爭論，而它所保存的藏緬同源詞則提供藏緬語比較研究非常寶貴的材料。因而在原始漢藏語與原始藏緬語的構擬中，西夏語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可惜已往的漢藏語以及藏緬語的比較研究，對西夏語幾乎完全漠視，這是十分可惜的事。

第十五篇〈西方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與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回顧了印歐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發展的歷史，並與漢藏語比較研究發展的歷史相比較。本文認為漢藏語比較研究之所以落後，乃是由於漢語古音的研究遲遲未上軌道所致。另一個原因，則是由於漢藏語為單音節語言，詞身較短，復因詞義演變，遂造成同源詞辨認的困難。本文同時指出，漢藏語比較研究今後的發展，唯有嚴格依據在印歐語的比較研究中所發展出來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才可能有令人滿意的成果。

第十六篇〈漢藏比較語言學中的幾個問題〉檢討了漢藏語言的比較研究與漢語上古音構擬的互動關係。從理論上說，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應該在漢語上古音構擬完成之後，才有可能根據構擬的上古漢語與藏、緬語作比較，進而構擬原始漢藏語。然而由於漢語上古音構擬當中有一些特殊的困難，必須藉助於漢藏語言的比較來提供解決的線索，這就造成了這兩個不同的研究層面之間糾纏不清的結果。本文討論其中所牽涉的幾個問題，藉以釐清構擬漢語上古音與漢藏語比較研究的關係。

《龔煌城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中新增的第一、二兩篇〈Tangut〉和〈西夏語概況〉內容相同，是對西夏語全面而簡單的介紹，介紹的項目包括音韻、形態、構詞法、句法等。西夏語是一種已經消失的語言，這篇介紹則是學者們經過研究後所復原的成果。其中有前人的貢獻，也有作者本人的創獲。復原後的西夏語，既有藏緬語的一般樣貌，也有西夏語獨有的特徵。

最後要提醒讀者，由於有了新增的篇章，龔先生寫於初版時的兩篇〈自序〉之中介紹各篇論文的序號也因而發生了變動。為了維持原貌，編輯委員會將僅在〈自序〉的頁首加註說明，而不更改原文。如果因此增加了閱讀的不便，希望讀者原諒。

何大安 謹識

2011年8月16日

## 自序

這本論文集裡所收的文章是我過去二十多年來所發表的有關漢語、藏語、及漢藏語比較研究的中英文論文，一共收了十五篇。<sup>1</sup> 文章分為三類：一、關於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二、關於十二世紀末漢語西北方音的研究；三、關於藏緬語的研究。為了呈現我的研究發展的過程，同類的文章都依照發表年代的先後排列。

關於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本書共收了九篇文章。

漢藏語言的比較研究，自 John Leyden (1808) 指出漢藏語若干語言的同源關係以來，已有將近兩百年的歷史。一八〇八年 Leyden 發表〈論印度支那語言和文學〉一文，指出漢語、藏語、緬甸語、泰語等語言有類似之處。十二年以後，法國學者 Abel Rémusat (1820) 寫了一本研究韃靼語言的書，提出它對滿語、蒙語、回語與藏語的文法及文學異同的研究，其中就提到若干今日一般所接受的漢、藏語同源詞，如吾、日、水、父、母、名、及數詞二、三、四、五、六、九等。一八五一年德國學者 Schiefner 寫〈藏文研究〉一文也指出了藏文和漢文之間的同源詞。但是從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經過了四十多年，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卻仍毫無進展，直到一八七四年法國學者 Rosny 和英國學者 Edkins 才悟到要作比較研究必須從漢語古音研究開始的道理。一八八一年德國學者甲柏連孜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出版了《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 一書，他在書中說：「印支語言（即漢藏語）科學的比較研究是語言學許多課題之一，但對於解決這一問題，卻連第一步都還沒踏出」。

漢藏比較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師承印歐比較語言學。印歐比較語言學自一八一六年 (Bopp 1816) 在歐洲發端，在六、七十年之中就把印歐語各重要語言之間的對應關係釐清，發現到即使是例外的對應也受規律的支配；到一八七八年，新語法學派的學者甚至主張語音變化毫無例外 (Osthoff & Brugmann 1878)。回顧漢藏比較語言學從一八〇八年同源關係被指出，至一八八一年甲柏連孜的《漢文經緯》出版，歷經七十多年，卻連第一步都沒有踏出，反而必須回過頭來從漢語古音的研究開始。漢藏比較語言學遠遠落在印歐比較語言學之後，其原因固然不止

---

<sup>1</sup> 編者按：本書前身題為《漢藏語研究論文集》，於 2002 年八月出版，共計收錄論文十五篇；2011 年重新出版時增收作者於 2005-2010 年所發表的七篇論文，置於「一、關於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分類下（編號 10~16）。本篇「自序」提及之論文篇目序號，係依 2002 年版之內容，未包括增收的七篇論文，特此說明。

一端，而漢語的古音研究不能與之配合，則是最大原因。

瑞典的學者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在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潮流下，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間陸續發表其中古音研究，其後並進而從中古音上溯上古音，於一九二三年出版《中文分析字典》，踏上研究上古音的第一步。此時德國學者西門華德 (Simon 1929) 便迫不及待地以高本漢的研究為基礎，作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找出他所認為的漢藏語同源詞三三八對，將藏語與漢語的聲母和韻母作全面性的比較研究；可惜因為時機尚未成熟，他的研究幾乎完全失敗。當時高本漢所構擬的中古漢語元音非常複雜，而且他拿漢語與藏語作比較所選的字例也不十分嚴謹。高本漢 (Karlgren 1931) 對西門的研究感到不滿意的，是關於漢藏語語音的對應關係。他說，若照西門的比較字例，則任何一個藏語元音可以對應任何一個漢語的元音（例如藏語 a 元音可以對應漢語十八種元音），其中並沒有任何法則可言。

西門的研究之所以歸於失敗，其主要原因是漢語上古音的研究尚未上軌道。這一點只要看高本漢、董同龢 (1967) 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元音系統的複雜，再看看藏語與緬甸語簡單的元音系統，便可知問題之所在。古藏語有五個元音，古緬甸語只有三個，而上古漢語竟有二十幾個元音，比較漢藏語的結果自無法確定哪一個元音對應哪一個元音。加以選字不嚴謹，看不出漢語與藏語的元音之間有何對應關係，自屬意料中之事。

漢藏語的比較研究要到李方桂先生一九七一年劃時代的〈上古音研究〉出版，建立了四個元音的上古音系統，時機才臻成熟。根據這一系統，我在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中提出漢藏語元音的比較研究，首次確立漢語和藏語、緬甸語的元音對應關係。這本論文集所收的第一篇論文〈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就是當時所發表的論文。

一九八三年，李方桂先生訪問北京大學作學術演講，在會後的「上古音學術討論會」中，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所長李榮曾說：「漢藏語的比較，現在還處在貌合神離的階段，看著藏文有點兒像，就湊上了。目前，漢藏語的研究還在起步時期，我們不能過分苛求。要依據漢藏語的比較來研究上古音，現在恐怕為時尚早」。一九八八年羅杰瑞 (Jerry Norman) 出版了《漢語概說》(Chinese) 一書，他在書中提到「漢語、藏語、緬語的親屬關係是無容置疑的，但漢藏語的比較研究還很差。漢語和藏緬語的語音對應還沒有搞得很詳細，只有完成了這項工作，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才能真正起步」(Norman 1988:13，漢譯本

pp.12-13)。羅杰瑞在上引書中還指出「要確立漢藏語之間更明確的親屬關係，唯一的路徑，是辨認出更多的同源詞。這好像是雙向並行的街道：語音對應規律基於同源詞的分析，而同源詞反過來又主要是在語音對應規則的基礎上，加以辨別和判斷，究竟是或不是同源詞。漢藏語的比較研究相對來說還屬初級階段，兩組語言的語音對應規則，由於缺乏足夠數量的確實可靠的同源詞，還不能加以總的、全面的敘述」。

同源語言的比較研究能透露各個別語言演變的歷史，這乃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精髓所在。李榮所說的，要依據漢藏語的比較來研究上古音，這樣的觀點在研究漢語上古音的重要學者，如高本漢 (Karlgren 1923:31)、馬伯樂 (Maspero 1930:315)、董同龢 (1954:6)、王力 (1957:31) 以及李方桂先生 (1971:3) 等的著作中都曾提及。但是如何「辨別和判斷，究竟是或不是同源詞」卻是最大的困難所在，在學者之間迄今仍無共識。翻開最近學者所提出的漢藏同源詞，也仍會發現竟然是南轅北轍，彼此差異很大，而這正是阻礙漢藏語比較研究進步的最大阻力。

漢藏語同源詞的認定，是以原始漢藏語的存在及從原始漢藏語到各個別語言有規律的演變為前提。同源詞的認定應該建立在整個音韻系統的對應上，而對應關係必須能合理解釋漢語與藏緬語從原始漢藏語演變的過程。這樣的基本認識，似乎在一些著作中全然缺乏。

我們要找真正的同源詞，必須不斷的檢討、不斷的改進，正如羅杰瑞所說，我們必須從可靠的同源詞中去發現正確的對應關係，再從正確的對應關係中去發現更多的同源詞；而同源詞的研究也應以發現漢藏語言演變發展的規律為其終極目標。

我從一九八〇年發表〈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一文以後的十年間，轉向研究西夏語文。從九十年代以後，開始嘗試利用漢藏語的比較來解決漢語上古音的問題。這本論文集所收的第二篇論文〈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第三篇〈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流音韻尾的擬測〉、第六篇〈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 \*-rj- 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及第七篇〈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等論文都冠以「從漢藏語的比較看」的標題，主要目的是要從漢藏語比較語言學的觀點，對漢語上古音的研究進行檢討，以具體的研究實現李榮所說「依據漢藏語的比較來研究上古音」，使漢語上古音的研究能與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接軌。

第四篇〈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一文雖然未冠上「從漢藏語的比較看」的標題，然而它在基本上仍然是根據漢藏語的比較，從類型上作若干推論。在這篇文章中，我提議把李方桂先生(1976)所構擬的 \*krj-、\*khrj-、\*grj-、及 \*hrj- 修改為 \*klj-、\*khlj-、\*glj-、及 \*hlj-，並且從藏緬語一般演變的趨勢，認為這些音最先發生顎化，成為漢語史上第一次的顎化，以別於中古以後所發生的第二次顎化。

第五篇〈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一文是第一篇〈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的進一步擴充與發展。在這一篇論文中，我把西夏語（漢藏語系語言中第四個古代語言）也納進了比較的範圍，並且為 278 個漢藏同源詞具體構擬了韻母。第一篇論文所討論的只涉及主元音，在這一篇中則加以擴充，包含了介音與韻尾。

關於漢藏語聲母的對應關係，複聲母的對應是重要的課題。第八篇〈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 r 與 l 複聲母的構擬〉一文，從詞頭與聲母的結合及帶 r 與 l 複聲母的角度加以探討，根據漢藏語的比較，構擬了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 \*-r- 與 \*-l- 的複聲母。

上古漢語帶 \*-r- 與 \*-l- 複聲母的問題，討論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研究過這一問題的重要學者如高本漢 (Karlgren 1923:31)、馬伯樂 (Maspero 1930:315) 等學者都曾寄望於漢藏語的比較研究能給這一問題帶來終究的解決。此一論文即在此背景下所作，以期對問題的若干層面，如流音的音值 (\*-r- 或 \*-l- 的問題)、流音前面的聲母（有無 \*b-, \*d-, \*g- 等音的問題）得出確切的答案。在這篇文章中我也另外提出「\*N- 詞頭說」以解決從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不同的演變。在此之前，上古漢語 \*br-, \*dr-, \*gr- 等音在什麼情況下演變為 \*b-, \*d-, \*g-、在什麼情形下演變為 \*-r-（即中古來 l- 母字）的問題，沒有妥善的解決方法。這篇文章從漢藏語比較的觀點對這一問題提出解答：即前一種情形帶有 \*N- 詞頭，後一種情形不帶 \*N- 詞頭。這是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對漢語上古音研究所作的重大啟示。

第九篇〈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一文，是我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中所發表的論文。我在這篇文章中探討了上古漢語及原始藏緬語從原始漢藏語演變發展的歷史。針對美國學者白保羅 (Benedict 1972) 所構擬的原始藏緬語的韻母系統，從漢語上古音的觀點加以檢討，並提出了我的看法。在這篇文章中，我把我以前所構擬的原始漢藏語的韻母系統與白保羅的系統加以銜接。我過去所作的原始漢藏語的構擬是將漢語上古音

直接與古藏語及古緬甸語加以比較，而迴避了白保羅所構擬的原始藏緬語的階段。此論文則將兩者加以整合，使原始漢藏語到原始藏緬語韻母演變的情形得以彰顯出來。在這篇文章中，我根據漢藏語比較中例外的對應關係，重新確認在原始漢藏語以及上古漢語中存在 \*-g, \*-d, \*-b 等韻尾。上古漢語是否有 \*-g, \*-d, \*-b 等韻尾是長久以來學者爭論的焦點。這篇文章利用漢藏語中例外的對應關係，論證上古漢語及原始漢藏語中存在著 \*-g, \*-d, \*-b 等韻尾，一方面藉以解釋例外對應的成因，一方面也試圖解決歷來爭論不決的問題。

本書第二部分是關於十二世紀末漢語西北方音的研究，共收了三篇文章：第十篇〈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部分）〉、第十一篇〈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問題）〉、及第十二篇〈十二世紀末漢語西北方音韻母系統的構擬〉。其中第十二篇是一九九五年六月我應邀出席美國威斯康辛 (Wisconsin) 大學「第四屆國際中國語言學會暨第七屆北美中國語言學會聯合年會」，擔任 **Keynote Speaker** 時寫的文章。當時沒有立刻發表，因為覺得必須仔細再加推敲後才能正式發表。可是時光易逝，轉眼已經過七年，一直沒有機會重新加以思考。現在要出論文集，十二世紀末漢語西北方音的研究，有聲母、有韻尾，而獨沒有韻母，難免有美中不足之憾。現在把它一起出版，接受同行學者的指正。

本書第三部分是關於藏緬語的研究，共收了三篇文章：第十三篇〈古藏文的 y 及其相關問題〉、第十四篇〈阿科話的音韻系統及其來源〉、及第十五篇〈*Case postposi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這些都是我早期的文章，由於編排的關係反而放在最後面。

這本論文集能夠出版，首先要感謝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梅祖麟教授及本處主任何大安教授。為我出論文集之事我原先並不知道，後來才得知是祖麟兄在背後催促。梅先生當時是本處的諮詢委員，在回國開諮詢會議之際與大安兄商討為本處同仁出版論文集事宜，決定之後大安兄更堅持要以限期完成的方式加以執行。就出版我的論文集而言，我曾向大安兄建議等我退休之後再做，待我把想要寫的文章都寫完了，不再寫新的論文的時候才來把過去寫的文章結集，一次出版。但我的建議未蒙採納。在重新打字排版，進度稍緩之際，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也是本處的諮詢委員丁邦新兄在回國開會時也表達了他的關切，叮嚀大安兄務必如期出版。

為了出版這本論文集，處裡動員了不少人。編輯助理郭君瑜小姐負責編排，給這些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方發表的文章統一的體例。她的細心與專業的訓

練顯現在許多細節上面，我在做最後校對的時候看到她所作的若干更改，心裡感到佩服與感謝。我的助理高雅琪小姐負責作校對工作，另一位助理陳心惠小姐也從旁協助部分的排版工作。最使我感動的是正在本處作博士後研究的張珮琪小姐自始就主動全力投入支援，舉凡我的原文有不夠明晰的地方，西夏文抄錄有誤之處，她都一一找出來跟我討論後作修正。原文所引用的俄文文獻有用拉丁文字轉寫的，她也幫忙改回原來的俄文字母。另外在本處接受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訓練的江敏華小姐幫忙作藏、緬文字的輸入工作。這項工作用我們目前的軟體做起來十分不易，她不計辛勞獨自承擔下來。本處的秘書陳玉冠小姐、資訊所文獻處理實驗室的張翠玲、許婉蓉兩位小姐都曾主動提供了她們的協助。對這些促成此一論文集出版的所有的人，我在此謹致誠摯的謝意。

回首過去二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使我走上學術道路，使我有今天這麼一點小成績的，首先要感謝我在德國已故的恩師 **Wolfgang Bauer** 教授；他使我有機會留學德國，在那裡我第一次接觸到印歐語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其次要感謝已故的語言學泰斗李方桂先生對我的提拔與愛護；如果沒有他，我不可能進中央研究院享受這麼好的研究環境。在進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初，他正在所裡訪問，我有機會時時請益，我的第一篇論文〈古藏文的 *y* 及其相關問題〉一文是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的。最後要感謝內子蔡盞女士，她為了能使我專心做研究工作，家裡大小事一肩挑，無怨無悔，沒有她的支持我當初就不可能走學術這一條清冷的道路。

龔煌城

2002年5月

## 引用文獻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pp, Franz. 1816. *Ü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In der Andreäischen Buchhandl.
- Edkins, Joseph. 1874. 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Transaction of the 2<sup>nd</sup>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 London.
- Gabelentz, Georg von der. 1881[1960]. *Chinesische Grammatik*. Halle (Saale): Veb Max Niemeyer Verlag.
- Karlgren, Bernhard. 1915-1926.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iden: E. J. Brill; Uppsala: K. W. Appelberg.
- Karlgren, Bernhard.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 Karlgren, Bernhard. 1931. Tibetan and Chinese. *T'oung Pao (TP)* 28:25-70.
- Leyden, John. 1808. On 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Indo-Chinese nations. *Asiatick Researches* 10:158-289.
- Maspero, Henri. 1930. Préfixes et Dé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ïqu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23:313-327.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羅杰瑞. 1995. 《漢語概說》(張惠英譯)。北京：語文出版社。
- Osthoff, Hermann, and Karl Brugmann. 1878. *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auf dem Gebiet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Leipzig: S. Hirzel.
- Rémusat, Abel. 1820.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Paris: L'imprimerie Royale.
- Rosny, Léon de. 1874. Sur la Réconstruction de la Langue Chinoise Archaïque. Transaction of the 2<sup>nd</sup>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 London.
- Schiefner, Anton. 1851. Tibetische Studien. *Bulletin de la Classe Historico-Philologique de l'Académie de St. Pétersbourg* 8:212-222, 259-272, 292-304, 333-334, 337-352.
- Simon, Walter. 1929. 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 Ein Versuch.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echern (MSOS)* 32:157-228.
- 王力. 1957. 《漢語史稿》(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 《清華學報》新 9.1-2:1-61。
- 李方桂. 1976. 〈幾個上古聲母問題〉, 《總統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 1143-1150。台北：中央研究院。
- 董同龢. 1954. 《中國語音史》。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董同龢. 1967. 《上古音韻表稿》。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 / 龔煌城著. — 初  
版. — 臺北市：中研院語言所，民 100.09  
面；公分. —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  
47)

ISBN 978-986-02-8936-7 (精裝)

1. 漢語 2. 藏語 3. 比較語言學 4. 文集

801.8207

100016855